

◇ 闲话文人

王 凯

梁实秋笔下的方令孺



诗人、作家方令孺

方令孺是安徽桐城方家后人，早年曾在国立青岛大学教书，是梁实秋的同事；抗战期间，方令孺辗转入川，又与梁实秋在重庆小镇北碚成为邻居，交往甚多。1949年后，梁实秋去台湾教书，方令孺留在大陆当了浙江省文联主席，一对老友再未谋面。梁氏晚年写了许多怀念当年旧人旧事的文字，其中一篇名为《方令孺其人》，记述了两人之间多年的交往。

梁实秋与方令孺在青岛初识。1930年夏，国立青岛大学成立，杨振声先生出任校长，杨振声好友邓仲存随之来青大当了校医，邓仲存和方令孺有姻谊，便推荐她到学校教授国文，当时梁实秋是青大的外文系主任。青岛大学的国文系主任是闻一多，他有个学生方玮德是方令孺的侄儿，方令孺在家族里排行第九，方玮德呼其“九姑”，于是大家便都跟着方玮德喊她“九姑”，连“方”字也省了。对于此事，梁实秋后来幽默地解释说：“这是官称，无关辈数。”因为方玮德的关系，闻一多和方令孺也成了好朋友，据闻氏后人透露，两人之间还有一些传闻，但查无实据，在此姑且不考。

方令孺早年嫁与江宁陈氏，育有一女。陈世家出身，风流倜傥，服务于金融界，饶有资财，但两人志趣不合，终于仳离。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吧，方令孺极少与人往来，经常穿一身黑色旗袍，不施脂粉，独行在校园里，脸上带着一股淡淡的忧愁。当时青大教授们闲来无事，每到周末便相约聚饮，这群酒徒恰好凑满八人之数，人称“酒中八仙”。方令孺虽也列名“八仙”之数，但从纵酒，“刚要朱颜酡些的时候就停杯了”。

九·一八事变后，学生请愿风潮波及青大，杨振声、闻一多等人相继离去，随后不久方令孺也离开了青岛。梁实秋与方令孺再次相遇是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，当时两人都在北碚居住，朝夕相见。有回梁实秋到方令孺房间聊天，见她书架上放着许多中英文图书，大为惊奇，梁后来在文章中说：“这在抗战时期是稀有的现象。逃难流离之中，谁有心思携带图书？她就有这样的雅兴，迢迢千里间关入蜀，随身带着若干册她特别喜爱的书。”梁实秋是个爱书之人，随手抽出一本《呼啸山庄》翻阅，方令孺介绍说：“这是好动人的一部小说啊！”梁实秋说要把它翻译出来，方令孺闻言非常高兴，马上把书借给了他。后来梁实秋果然没有辜负她的美意，将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译了出来。

这时方令孺的女儿已经长大，也在重庆，每逢周末都与男友来探望母亲，平日方令孺便独自一人住在北碚编译馆的宿舍里，非常寂寞。有次她炖了一锅东坡肉，便邀请梁实秋和朋友们来家分享。抗战时期人们的生活非常清苦，梁实秋等人欣然前往，一

进门就闻到满屋肉香，只见一瓦罐五花肉不加一滴水，只放料酒和酱油，在炭火上已煨了五六个小时，酥烂可口。在这个湿冷的冬夜里，方令孺和梁实秋他们围炉夜话，吃得十分尽兴。朋友们走时方令孺很失落，她对梁实秋说：“人间最快乐的事莫如朋友相聚，最痛苦的事是夜阑人去独自收拾杯盘打扫地下，那时的空虚寥落之感真是难以消受啊！”在梁实秋笔下，一个孤独、寂寞、需要朋友温暖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。

梁实秋在北碚的住所名为“雅舍”，是朋友们经常聚会的地方，“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”，梁实秋为此专门预备了一册留言簿，供大家题字留言之用。有一次方令孺到雅舍串门，也在上面写了一段话：“余与实秋同容北碚将近二载，借其诙谐每获笑乐，因此深知实秋‘虽外似倜傥而宅心忠厚’者也。实秋住雅舍，余住俗舍，二舍遥遥相望。雅舍门前有梨花数株，开时行人称美。冰心女士比实秋为鸡冠花，余则拟其为梨花，以其淡泊风流有类孟东野。唯梨花命薄，而实秋实福人耳。”

朋友的心是相通的。多年以后，当梁实秋听说方令孺晚年以收集砚石作为消遣时，禁不住在文中写到：“‘石不能言最可人。’她把玩那些石砚的时候，大概是想着从前的日子吧？”

◇ 市井烟火 张金剛

还是“老样子”

偶遇老同学，他开口寒暄道：你还是老样子。下意识心里一暖：我没变老，还保有年轻时的模样，老同学也未曾忘记当年的我。我微笑附和：你也是老样子嘛！毕竟，依然年轻是时近中年的我们最大的梦想，即便自欺。

简单攀谈，得知他过得很潇洒，生意风生水起，坐拥轿车洋房娇妻爱子，典型的成功人士。可我，相形见绌。小小职员，多年未曾挪动，靠工资过活。他半开玩笑说：要不哥赞助你点儿，弄个官，我也沾沾光。我急忙制止：打住，我还是老样子吧！踏实！他一指我：你呀，还是那个老样子！

心照不宣懂得，他是暗言我仍是那个单纯固执、不明就里的书呆子；与之相比，我如是时代的弃儿。可于我，“老样子”便是我想要的。踏踏实实工作，安安静静生活，简简单单做人。我心之向往如杨绛老人所言：我和谁都不争，和谁争我都不屑。做好当下，明天自来！因此，我虽把工作做成了老样子，却把生活过成了好样子。

虽不富裕，却也有滋有味。工作之余，我喜欢交无用的朋友，一起谈天说地，对坐小酌，闲游山水；彼此敞开心扉，赤诚以待，相处得融洽轻松。与家人一起聊天、劳作、吃饭、静坐，即便斗斗嘴也是种充实的满足。独处的时光更是享受，写写字、听听歌、拍拍照、读读书、散散步，养神养心，自得其乐。

朋友安姐，曾为路人的回头之语而欣慰异常。那人说：这个女人我认识，十多年了，还是老样子。安姐有两种理解：夸我尚年轻，作为女人，年过四十，容颜不老，自当快乐；损我没晋升，熬成了单位的元老，这我也快乐。置身名利场外，少了身不由己的开会、应酬、忙碌，做一自由闲散人；工作空间窄了，生活空间却宽了。这些年她读书养生，相夫教子，写文著书；她的样子，不但不老，且很静娴、优雅、快乐。

打电话，聊天时，我常用一句“最近

还好吗”开场。得到的回复大多是：还好，还是老样子。但不管“老样子”背后是啥样子，我都乐意理解为“好样子”，这也是对对方的祝福。

老样子，或许是种不愿提及的掩饰。曾有一朋友，一度因工作失意、婚姻红灯，而失眠抑郁。得知后，出于关心，我拨通电话问候。她如平常一般：还是老样子。我一时明了，她正经历的并不想倾吐，可能不忍我担心。我装作不知，稍带影射地聊了些生活感悟。但愿，于她有益。每次与父母通电话，我的不快、父母的不易，彼此都不会提起，只用一句“还是老样子”道个平安，以求安心。

老样子，或许是种淡然的生活姿态。拜访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，我诚惶诚恐地问候：赵老师一向可好？他淡淡一笑：还是老样子。我满是仰慕：您可是刚得了全国小小说终生成就奖，市五个一工程奖呀！他边给我倒水边说：都是虚名。如此荣耀却不言，这自是大家风范。同学小段，经历过车祸、手术、离婚，身体有隐忧、事业滑铁卢，日后得见，还是用一句“老样子”回复我。我相信，不管怎样，他都会坚强乐观地生活下去。

时光流逝，容貌断不会依旧“老样子”。但境遇“老样子”，岁月的打磨与积淀，使人对生活的一切得失，多份了理性与坦然，踏实走好脚下路、过好每一天便好。

◇ 一地鸡毛 王 国华

“人相食”：从经济问题到人性问题

鲁迅的小说《狂人日记》中，狂人打开史书，看到写满了“吃人”两个字。老师们给学生讲课时，将“吃人”解释为礼教杀人，礼教吃人，说封建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人吃人的关系。这么理解也许有其道理，但事实是，史书中确实记载着好多“吃人”事件，没有隐喻，是实打实的吃人，张开嘴，吧唧吧唧咀嚼的那种“吃”。并且，早期的吃人记载多出现在史书的“食货志”中。食货志是干什么的？谈经济问题的。吃人是个经济问题。衣食住行，温饱排在前两位。人肉是食物的来源之一。

《汉书》中提到，西汉初年，天下尚未平定，诸侯并起，老百姓无法正常从事生产，饥荒开始蔓延。“凡米石五千，人相食，死者过半。”一石米卖到五千钱，买不起啊，只好吃人肉。战死的，饿死的，被吃的，天下的人死了一半。这里有个问题，米贵，人肉就不贵吗？吃不起米吃人肉，这不合理啊。其实，那时候有一个通行的办法，叫易子而食。自己不忍心吃自己的儿子，那就吃别人的儿子，同时把自己的儿子送给别人吃。从经济角度讲，这是平等交换，没付出成本，又都解决了果腹问题。还有一些“人相食”情况比较复杂，比如偷偷割取死者的肉充饥，杀掉路人吃其肉，军队把俘虏吃掉或者把平民百姓吃掉，唐末起义军黄巢曾用石磨碾碎人肉充当军粮。自然，也有人花钱去人肉市场上买人肉来吃，穷苦家庭卖掉亲人给屠夫，屠夫将其宰割后零卖。总之，“人相食”让一部分人成为盘中餐，养活了另外一批人。

同样是《汉书》中，写元帝即位，“天下大水，关东郡十一尤甚”。“二年，齐地饥，谷石三百余，民多饿死，琅邪郡人相

食。”琅邪，山东古地名，曾为琅玕国、琅玕郡，范围在青岛东南、临沂一带。到了成帝永始二年，梁国、平原郡又发水灾，“人相食”，刺史、太守等官员皆被问责免职。王莽新朝末年，盗贼群起，官匪争战，将吏乘机做大，为所欲为，横征暴敛，北方边境以及青州、徐州等地“人相食”。

人吃人毕竟不是回事，王莽便派遣官吏奔赴各地，教给老百姓“煮木为酪”，煮木头吃。吃无可吃之际，人肉总会和各类奇葩食物一起出现在餐桌上。《新唐书》中提到，唐朝末年，全国大旱，冬储菜蔬和粮食全被吃完，贫家用草籽磨面，用槐叶煮粥。虽没营养，好歹可以骗一骗肚子。唐昭宗时，凤翔为梁兵所围，“城中人相食，父食其子”，人饿坏了，动物本性恢复，连易子而食的面具都懒得戴上，直接吃自己的儿子了。

《晋书》中则提到，东汉末年，董卓被设计诛杀，其手下李傕、郭汜自相攻伐，“于长安城中以为战地。是时谷一斛五十万，豆麦二十万，人相食啖，白骨盈积，残骸余肉，臭秽道路。”又是粮贵，又是吃人。不过，此前的“人相食”都是简单一句话带过，似乎可证此事之普遍，也可证时人对此之麻木，后人从中读不出时人太多的态度和感受。而此处的“人相食”有了细节，白白的骨头扔得遍地都是，割下来的肉臭不可闻，画面感强，易给读者带来直接的感官刺激和想象空间，也会让他们心理上产生震撼，并开始排斥和反感此事。读者有空可以读一读纪晓岚著作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卷二·《溧阳消夏录》中关于“菜人”的章节，再读一读余华的小说《古典爱情》（在网上随时可以搜到），看看“人相食”是一件多么惨烈的事情。血淋淋的、原声再现的细节描述，终于让“人相食”由经济问题变成人性问题。

此后的宋元明清一直到民国，“人相食”事件层出不穷，屡见不鲜，但不再出现在“食货志”中，而是出现在零零星星的野史记载中。当政者都学精了，想方设法要把这么黑暗的事遮盖掉。后人只能从民间野史中管窥一二。

◇ 男左女右 汪秀红

把老公当VIP客户

“店里来了个难缠的客户，被她折磨得要疯掉了。回到家，老公在打游戏，全然不管晚饭的着落。我烦，只好吼他……”我向闺蜜小丽诉苦。

小丽也是做销售的，最懂我们这行的辛苦，她却说：“你对那个难缠的客户吼了没？”我说没，我哪敢吼啊，碰到这些人，只能忍气吞声，心里骂了千万遍，也只能笑脸相迎。

“那你对老公吼啥！吼了有作用吗？”她说，“你对一个不熟的顾客尚且能做到笑脸相迎，为什么就不能对自己最亲的人展开笑脸？学我，把老公当客户，而且是VIP客户。”

晕！把老公当VIP客户？那天回家，老公依然在打游戏，我强压火气，弄了两个菜，毕恭毕敬地放在面前，让他趁热吃。老公从未享受过这么高的待遇，不好意思，赶紧关了电脑坐到餐桌上。

见效果如此之好，我于是使出对付VIP客户的全部招数，不和他大声说话，不对他抱怨指责，什么事都站在他的立场想，经常转发点好笑的信息给他，时不时聊聊天增进感情，偶尔还会买点小礼物送给他。很奇妙，老公没有恃宠而骄，而是变得勤快体贴了，我再回家，饭菜已经端上桌来了。

前不久，我换了QQ签名，上面写着：“客户虐我千百遍，我待客户如初恋。”小丽见了，跟我打趣：“你真实的想法，是不是老公虐我千百遍，我待老公如初恋？”